

國學叢書基納蘭詞



書叢本基學國

詞蘭納

著德性蘭納

行發館書印務商

倚聲之學，唯國朝爲盛。文人才子，磊落閒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爲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陳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爲近。而先生之詞，則眞花閒也。今所傳湖海樓詞，多至千八百闋。曝書亭詞，亦不下六百餘闋。先生所著飲水詞，僅百餘闋耳。然花閒逸格，原以少許勝人多許。握蘭一卷，陽春數章，散翠零璣，均可寶也。先生貂珥朱輪，生長華臙，其詞則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爲。蓋其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寄思無端，抑鬱不釋，韻澹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卽兆於斯。嘗謂桃葉、團扇，豔而不悲，防露、桑閒，悲而不雅。詞殆兼之，洵極詣矣。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真嗜風雅，或當時貢諛者代爲操觚耳。今其詞具在，騷情古調，俠腸雋骨，隱隱奕奕，流露於豪楮間，斯豈他人所能摹擬乎？且先生所與交遊，皆詞場名宿，刻羽調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種筆。

墨也。嗟乎。蛾眉謠詠。沒世猶然。真賞難逢。爲可累息。余向欲以朱陳二家詞合先生所著爲三家詞選。顧力有未暇。先手鈔此本。藏之篋笥。淒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聲音感人。一至此乎。先生有知。其以余爲隔世之知己否也。時嘉慶丁巳夏五梁溪楊芳燦蓉裳氏序。

一編側帽旗亭競拜雙鬟。千里交襟樂部唯推隻手吟哦送日。已教刻徧琅玕。  
把玩忘年行且裝之玳瑁矣。邇因梁汾顧子高懷遠詢停雲再得容若成君新  
製仍名飲水披函晝讀吐異氣於龍賓和墨晨書綴靈葩於虎僕香非蘭茝經  
三日而難名色似蒲桃雜五紋而奚辨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妍洛水煙波難  
寫驚鴻之麗蓋進而益密冷暖祇在自知而聞者咸歎哀樂渾忘所主誰能爲  
是輒喚柰何則以成子姿本神仙雖無妨於富貴而身遊廊廟恒自託於江湖  
故語必超言皆奕奕水非可畫得字成瀾花本無言聞聲若笑時時夜月鏡  
照眼而益以照心處處斜陽簾隔形而不能隔影才由骨俊疑前身或是青蓮  
思自胎深想竟體俱成紅豆也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  
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江南腸斷之句解唱者唯賀方回堂東彈  
淚之詩能言者必李商隱耳蘭次吳綺序於林蕙堂



詩之爲道，非具湛深通博之學，雄駿絕特之才，不足以神明其事。詞則不然。發乎性情，合乎騷雅，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故有詩才凌轢一代，而詞則瞠乎莫陟。藩籬者，山谷、放翁，且貽口實，況其下此者乎。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後此則樊榭而已。然讀三家之詞，終覺才情橫溢，般演太多，與黃叔暘質實清空之論，往往不洽。蓋其胸中積軸未盡，陶鎔借詞發揮，唯恐不極其致，可以爲詞家大觀。其實非詞家正軌也。納蘭成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所傳通志堂集二十卷，其板久毀，不可得見。而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非其學勝也，其天趣勝也。向所見者，唯側帽詞刊本，竝與顧梁汾合刻本，既在京師，見鈔本飲水側帽兩種，共三百餘闋，惜尤次不及借鈔。吾友袁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妻東汪君珊漁精於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以所輯容若詞二百七十餘闋，

示余可謂蒐錄無遺矣。珊漁擬付重刊，且屬鄙人爲之序。余以未得納蘭氏碑板事實，遲遲報命。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於是耶？因出其書流覽一過，余心知珊漁之先購是書，欣幸無極。故向桐橋爭購之，而桐橋以有成約，堅靳弗與。一矟而罷。按集中所刻詞四卷，共三百四闋，首尾完善，蓋至是始得全豹焉。其所著詩賦經解雜識，皆可觀，然不逮詞遠甚。因寓書珊漁，校勘原本全刻之。納蘭氏生前得梁汾輩爲之羽翼，身後得珊漁輩爲之表章，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間矣。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間，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因序其詞，并記於此，以爲異日詞家掌故云。

道光壬辰長夏，震澤趙函序於娜如山館。

汪子珊漁輯納蘭氏詞竟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汪子之用心也。納蘭詞其必傳於後無疑。不待言。竊怪諸君子先後所刊。無彙其全者。何也。嘗論文章一道。其可致不朽者。求諸已而已。而亦不能無待於後賢。古人著述散佚多矣。不得有心人愛護之。則等諸飄風過耳。草木華落已爾。卽有愛護之者。出之鼠噉叢殘。存什一於千百。取太山一石。酌海水一杯。而曰太山與海之奇觀在是。吾不信也。幸矣搜羅勤矣。或聞見有限。未竟厥美。讀者猶有遺憾。宋人樂府如石帚、玉田。最爲卓卓。得陶南村手錄本而所作始備。吾不知南村得善本而錄之邪。抑亦搜羅之不遺餘力始編此集邪。今珊漁於飲水側帽諸刊外。彙諸家所錄。分體編輯。美矣備矣。讀者無遺憾矣。珊漁方偕其兄子泉輯婁東詞派。斷章殘簡。靡不兼收。以繼靜厓宮庶詩派之選。蓋好古而篤。且以顯微闡幽爲己任。異哉。汪子之用心也。如謂珊漁詞騷情雅骨。悱惻芬芳。髫鬌納蘭氏以似

納蘭詞周序

己者而好之。則又淺之乎。言珊漁矣。是爲序。  
道光壬辰三月下澣。同里周僖書於吳門寓齋。

余自束髮稍解四聲卽好倚聲之學小令好南唐主慢詞好玉田生以能移我情不知其一往而深也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爲南唐主玉田生嗣響徐韓兩尙書碑誌稱先生有文武才所著恆於射飛逐走之暇得之四庫全書收有合訂刪補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詩餘特餘事耳已超入古作者之室如此顧易禮二編未見刊本卽詩古文亦流傳者少所共知者詞而又罕覩其全讀者恨之余弟仲安從王丈少仙假得先生側帽詞好之篤故其筆墨間有近之者曾質之趙丈艮甫丈賞爲納蘭再世仲安未敢當也余因謂之曰古人於所好得似者而喜矣況其眞乎納蘭詞之散見於他選者誠搜而輯之以子之好公之海內吾知海內必爭先覩爲快仲安乃因顧梁汾原輯本及楊蓉裳抄本袁蘭邨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嗣響

亦園詞選等書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闋。其前後之次，則按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并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夫納蘭氏異時必有全集彙刊，竝朱陳二集以傳。茲特嘉仲安搜羅之勤，付諸剞劂，以公同好。且望海內得見其全者，補所未備焉。

道光壬辰夏六月上澣。汪元浩跋於夢雲館。

# 重刻納蘭詞序

庚辰之夏還自京師將客武昌許丈邁孫方有納蘭詞之刻授簡命序預時弭  
櫂在門辦嚴星旦蓋卒卒未有以應也旣而擊衣黃鵠之渚鼓枻鸚鵡之洲山  
高川悠巖豁波逝愴焉思古愀焉興懷緣感綴文請弁簡首夫祥金沈照騰英  
於赤土古瑟希御絇響於朱弦幽賞代縣靈契攸賴容若先生以銀榜金章之  
裔抱煙高風逸之姿綺芬縕情纓繞塵視故其韻昩文囿馳驅武校入衛俠陞  
然樺宣室之對出扈胥甸負羽帷宮之趨顧問則誼舒之儔禁中則頗牧之選  
而獨頤頷軫臆纏絲杼情沈幽騷屑之思婉麗淒清之體工愁善怨均感頑艷  
蓋夫灑蛻塵滓別存懷抱菌華雖淹蘭響自綴此其詞之所由傳也若迺漢槎  
塞外攜側帽之編梁汾吳中刪飲水之刻梁溪後起乃瘁手鈔婁東私淑益殫

采葺良以先生通俛好友嶽崎嗜才故能謨觴斟酌走勝流於杖時。裊簡瘦疏役名雋於隔世微特旗亭壁畫解唱黃河蠻徼弓衣都織春雪而已。今許丈刻頫伽詞既成乃仍娶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笙磬迭奏絕傑池之音璣翠杖羅粲雕鏤之色靈因古懽締會匪偶儻亦先生贈梁汾詞中所云後身之緣他生重結者歟嗟夫世有孤羈鯁頷之士趨起宇宙之內無納蘭之凭藉有頫伽之沈晦彈豪仰屋覆瓿什九盛意如吾丈者又安得綈錦齊飾珉瑜杖鑪俾夫椒蘭之芳委灰而不滅牛斗之氣埋劍而終明此則預所爲泣江流之滔滔悲心日夜弔作者之落落悵感煙霜者也。

光緒庚辰六月下澣錢唐張預序於武昌節署之運甓齋

#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

崑山徐乾學 健庵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墳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乎情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才力之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聞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

入侍中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概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俟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條對凱切書法迺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

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  
牌、綵綬、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萬壽節、上親  
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  
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容  
若旣得疾、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避暑。  
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上爲之震悼、中使賜  
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上於行在  
遣宮使拊其凡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屬  
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滋以  
其孝友忠順之性、慇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憐  
其一二、而終莫能而悉也。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